

古籍版本鑑賞——

藏書家如何對待版本？

漢學研究中心資料組組長 ◎ 盧錦堂

◆似魔似佞又如癡

海內外諸古籍收藏機構所珍藏，其中不少源出於藏書世家，如果沒有歷代藏書家的重視與多方網羅，今日能公開讓愛書人觀賞的善本秘笈必大為減色；同樣地，古籍市場亦每見從藏書家處散出的珍貴圖書，為善本流通提供恰當時機。又，藏書家們大抵都各有收書標準，而對古籍版本更或留有個人經驗的文字紀錄，在在可為後人借鑑。清代中葉的黃丕烈集藏、讀、校、刊大成為一身，所撰題跋歷來受到高度評價；近人鄭振鐸不僅為個人研究而藏書，且為維護國家文獻而致力於搶救工作；陸昕熟識今日的古書買賣，擅長指示門徑。本文即試舉上述三人對古籍版本抱持何種態度的有關記載，以了解藏書家在保存古籍方面所作貢獻。

黃丕烈，字紹武，或作紹圃，號蕘圃，別署復翁，綽號書魔，又有佞宋主人的雅譽等，江蘇長洲（今江蘇蘇州）人，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），卒于道光五年（1825）。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中舉，嘉慶六年（1801）由舉人擢為直隸知縣，不久辭歸，杜門讀書。尤嗜收藏，曾購致夢寐以求的宋代嚴州所刻和景德年間官刻兩種《儀禮》，以《儀禮》或名《士禮》，為慶得書，因題樓名作「士禮居」。後來，復匯集數十年來蒐求到的百餘種宋版于一室，稱「百宋一廬」。他每得一奇書，往往繪圖徵詩；每年還為所獲佳刻秘冊舉行「祭書」活動，邀集友人參加。由於他不惜巨資購書，故收藏極富。

黃氏收書的特色有二：一是重視版本，講究版本之善、版本之異，以及版本之全；一是內容豐富，兼收並蓄。但他並非僅以藏書為務，而是對善本必悉心研讀，詳審精校，更將心得寫成題跋，後人可從中觀察出他用功有多深。

清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，黃氏居室一場大火，財物幾乎為之一空，只有所貯書籍獨存。兩日後，書商持宋刻《北山小集》來，黃氏最初只願每冊出一金，賣主以奇貨可居，漫天要價，終竟以倍價成交。親友笑他癡狀，他回答說：「天災忽來，身外之物俱盡，所不盡者唯此書籍耳，則書籍之待儲於余者益急矣，余曷敢不竭盡心力以為收藏計？」（注1）

至於黃氏所記有關宋湯漢等註《陶靖節先生詩》南宋刊本的遞藏源流，尤富戲劇性。該善本曾歸清乾隆時藏書家鮑廷博，但他卻不知湯漢是何許人，竟售與張燕昌。另一藏書家周春從張氏處借走，張氏雖亦不清楚此書的佳處，因見書面用的是宋代金粟山藏經箋，疑是一部好

書，故急於索回。周春要求張氏出讓，張氏不肯，最後總算用重達一斤的明葉元卿「夢筆生花」大圓墨予以交換，並跟一部宋版禮書放在一起，特題書齋名為「禮陶齋」，秘不示人，還打算以此書殉葬。後來，禮書先賣去，齋名改為「寶陶齋」；直至陶集亦賣去，齋名再改為「夢陶齋」。黃丕烈原已收有一部毛晉所藏南宋刊遞修本《陶淵明集》，因此特別希望兩陶集能聚合，後來他從友人來信中得知有此書，願出四十金，未料已售與峽石蔣夢華，久經磋商，始以「百金之值」購得；「銀居其大半，文玩副之」。他感慨地說：「此余倭宋之心固結而不可解者，後人視之，毋乃訕笑乎！」（注2）他的好友王芑孫在《黃蕘圃陶陶室記》文中述及黃丕烈對所藏陶集及其他宋版，「非惟好之，實能讀之。于其版本之後先、篇第之多寡、音訓之異同、字畫之增損，及其授受源流、繙摹本末，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、裝綴之精粗敝好，莫不心營目識、條分縷析。積晦明風雨之勤，奪飲食男女之欲，以沈冥其中」。難怪清葉昌熾《藏書紀事詩》卷五描寫黃丕烈一詩是這樣的：「得書圖共祭書詩，但見咸宜絕妙詞。翁不死時書不死，似魔似倭又如癡。」

◆劫中求書熱心腸

鄭振鐸，字西諦，別署初秋，玄覽居士等，福建長樂人，清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）生，民國四十七年（1958）因空難逝世。民國九年（1920）底，他與友人發起成立「文學研究會」，此後，他即開始蒐集以戲曲、小說等俗文學為主的著述，為來日整理研究做準備，且還不限於此，也因而造就一己豐富的藏書。

抗戰期間，鄭振鐸並未到後方而留守在上海，這與他為公家搶救善本文獻有關。1938年，為明趙琦美所抄校，經清錢謙益、錢曾、季振宜、黃丕烈、汪士鐘、丁祖蔭等遞藏的《脈望樓抄校本古今雜劇》出現，此本存64冊，收元明雜劇242種，包含大量過去未曾出現的資料，價值高於明臧晉叔《元曲選》。鄭氏欣聞這一消息，卻感無力問津，即主動敦促政府收購，並先向同事籌款墊付訂金，終使此書收歸公藏，他更為撰長跋一篇。（注3）這只是鄭氏為國家搶救珍貴文獻的開始。更大規模的搶救行動要算從1940年初起，歷時約二載，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秘密蒐購自江南著名藏書世家散出的善本圖書，前文〈從珍惜善本秘笈說起〉已曾提及。有關人士還因而組成「文獻保存同志會」，鄭振鐸即其中主要成員之一。他在1940年3月20日致同志會另一成員張壽鏞函中說：「我輩對於國家及民族文化均負重責，只要鞠躬盡瘁，忠貞艱苦到底，自不至有人疵議。蓋我輩……一方面固以節儉為主，同時亦應以得書為目的……。浪費，亂買，當然對不住國家，如孤本及有關文化之圖書，果經眼失收，或一時漏失，為敵所得，則尤失我輩之初衷，且亦大對不住國家也。故我不惜時力，為此事奔走，其中艱苦，誠是冷暖自知。雖為時不久，而麻煩已極多，……然實甘之如飴！」（注4）不由人不佩服他的用心。鄭振鐸對這期間所逢遭遇及所持信念，在《求書目錄》中有著一大段深刻的描寫：「我不知道別的人有沒有這種經驗：摩挲著一部久佚的古書，一部欲見不得的名著，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，心裡是那末溫熱，那末興奮，那末緊張，那末喜悅。這喜悅簡直是把心腔都塞滿了，

再也容納不下別的東西。我覺得飽飽的，飯都吃不下去。有點陶醉之感，感到親切，感到勝利，感到成功。我是辦好了一件事了！我是得到並且保存一部好書了！更興奮的是，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，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！我們的民族文獻，歷千百劫而不滅失的，這一次也不會滅失。我要把這保全民族文獻的一部分擔子挑在自己的肩上，一息尚存，決不放下。我做了許多別人認以為傻的傻事，但我不灰心，不畏難的做著，默默地躲藏的做著。……假如有人問我，你這許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麼事？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說：爲了搶救並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獻。」所以，當他聽說徐森玉去函給國立中央圖書館蔣復璁館長，提及想要按月付與他若干報酬時，他即向蔣館長表示：「書生報國，僅能收拾殘餘，已有慚于前後方人士之喋血殺敵者矣，若竟復以此自詡，而貿然居功取酬，尚能自稱爲“人”乎？望吾公以“人”視我……。」（注5）誠屬難爲可貴。

◆閑話藏書啓發多

陸昕，浙江慈溪人，1953年生於北京。祖父宗達爲訓詁學大師，主要繼承「章（太炎）、黃（侃）學派」，藏書豐富，其中黃侃批校本，如《十三經》、《廣韻》、《資治通鑑》、《文選》等，最爲精善。父親敬，亦留意收藏，所重在翻譯文學、鴛鴦蝴蝶派名作、近代文獻及外國雜誌等。陸昕一己則於清末民初資料網羅不少，尤其是商務印書館的《說部叢書》，相當可觀。（注6）

2002年8月，北京學苑出版社出版陸昕所撰《閑話藏書》。首爲陸昕以接受訪談的方式介紹古書、新文學與舊書，其次爲書話，包括〈談善本〉、〈論聚書〉、〈說書價〉、〈書之命運〉、〈書的拍賣〉、〈淘書記〉、〈書的故事〉諸篇。全書不但敘述藏書家對書的理解，還寫出對書的感情，這可視爲作者現身說法，訴說著「藏書，是一種人生」。

對於古書，陸昕談到歷史悠久的敦煌卷子，拍賣市場上似乎還有所見，但多已截頭去尾，殘留中間數段，價值大跌而價格卻甚昂，非一般愛書人所能過問。至於宋版書，亦只是可望不可及的「神龍」，若有雄厚財力專門蒐集，不妨先到圖書館、博物館多看實物，加深具體印象。要收藏元版書，同樣亦需雄厚財力和高超眼力。惟有明清兩代古書，纔有進入當前藏書者家中的可能。陸昕又認爲今日大眾能認識到古舊書也是一種投資，應該說是時代一大進步。原來在國外的古書現已開始向國內回流，可見眼前古舊書市場的影響力。書是商品，就得遵守商業規律，該高就高，該低就低，隨行就市。書價永遠是越長越高，切不可心存僥倖，否則坐失良機，悔之不及。藏書家常常典衣買書，當然亦可典書買衣，這是書的商品價值所決定的。至於買低賣高，那是以賺鈔票爲目的，與藏書無關。

注釋

注1 事見《蕘圃藏書題識》卷八的《北山小集》題跋。

注2 同注1，卷七的《陶靖節先生詩注》題跋。

注3 鄭振鐸，《西諦書話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98·5北京第二版），頁319—36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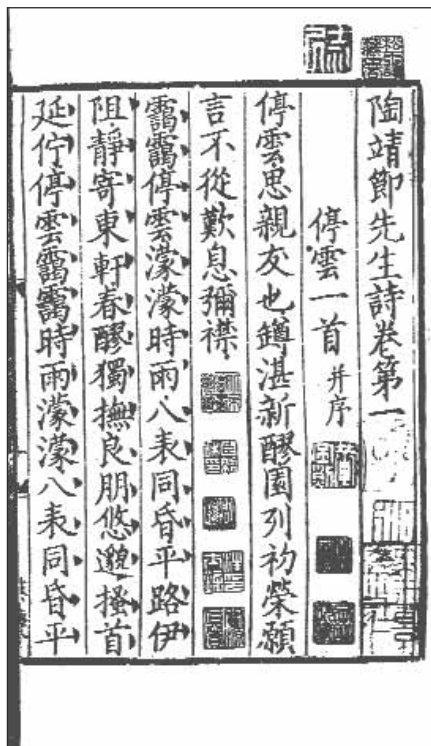
注4 劉哲民、陳政文編，《搶救祖國文獻的珍貴記錄——鄭振鐸先生書信集》（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1992·8），頁23。

注5 語出鄭振鐸於1941年2月26日致蔣復璁函。該函見收於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時期舊檔案中。

注6 參見網路上，陸昕〈書夢溫書生〉一文（<http://www.china.org.cn/Chinese/archive/441600.htm>）、田濤〈京城的書家與珍籍〉一文（<http://mycang.html.533.net/wenzhai/shubao/sb8.htm>）

延伸閱讀

- 1.清葉昌熾，《藏書紀事詩》（北京：北京燕山出版社，1999·12）
- 2.蘇精，《近代藏書三十家》（臺北：傳記文學雜誌社，1983·9）
- 3.李雪梅，《中國近代藏書文化》（北京：現代出版社，1999·1）
- 4.任繼愈主編，《中國藏書樓》（瀋陽：遼寧人民出版社，2001·1）



- 宋湯漢註《陶靖節先生詩》四卷，南宋刊本，曾經清代著名藏書家黃丕烈收藏，並作題跋。現存北京國家圖書館。1987年，北京中華書局據以影印，收入《古逸叢書三編》中。